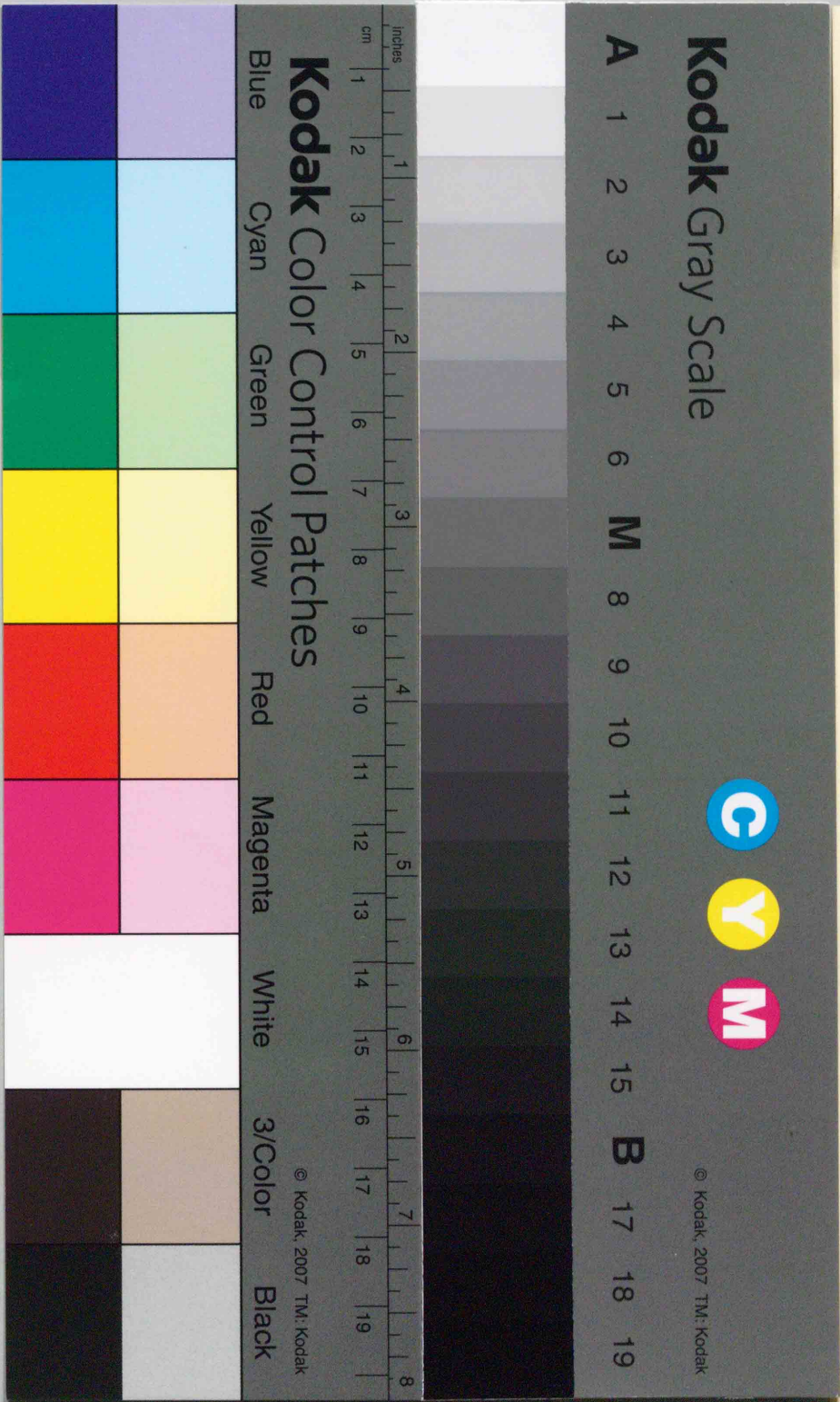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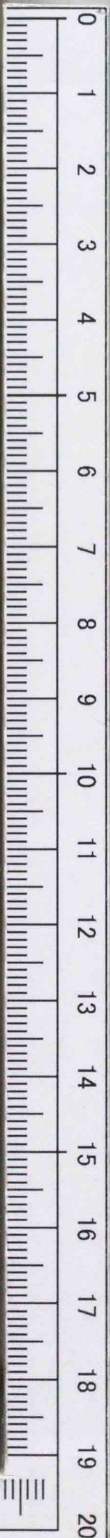


漢文教科書

秋山四郎編

卷之二

3759  
Ak9  
資料室



30322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2
2000302331



375.9  
AK9

秋山四郎編

廣島縣賀茂郡東吉野村

大字志和東

賀川藏書

# 漢文教科書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 漢文教科書卷之二目錄

地球	大槻清崇	一
荒木又右衛門	齋藤正謙	一
本多重次	中村正直	二
牧馬	大槻清崇	三
宇都宮大和	大槻清崇	三
華聖頓謝過	松島坦	四
抹香鯨		二
魚賈八兵衛		一
上杉景勝		一

漢文教科書卷之二目錄

森蘭丸

大槻清崇

五

瀧澤馬琴

菊池純

六

地震

大槻清崇

六

米田某

大槻清崇

七

乳雀

鹽谷世弘

七

山行

齊藤正謙

八

捕鯨說節錄

齊藤正謙

九

鑄工

依田百川

九

沈默會

依田百川

一〇

記鼯鼠

依田百川

一〇

九

重盛諫父

賴襄

一一

真田與一

小川弘

一四

忠勇兵士

大槻清崇

一五

本多氏絕命詞

大槻清崇

一六

宇治河先登

賴襄

一七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一九

降參

森田益

二〇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賴襄

二〇

義仲戰死

大槻清崇

二二

阿閉掃部

大槻清崇

二三

弗蘭克林

二四

鶴越

小川 弘

二五

本多三彌

大槻清崇

二六

勝重薦子

青山延光

二七

鐵門破壞

賴 襄

二七

義經襲屋島

土屋 弘

三〇

採草記

小川 弘

三〇

堀川夜襲

鹽谷世弘

三一

大久保彥左衛門

賴 襄

三二

正成守千窟

依田百川

三二

修學旅行

三四

富士山

石川 凹

三五

獅識奴

依田百川

三五

狩虎記節錄

鹽谷世弘

三六

鳥居元忠守伏見城

安積 信

三七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 弘

三九

馬之演技

賴 襄

三九

湊川之戰

賴 襄

四〇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四二

熊本廉士

依田百川

四二

漢文教科書

卷之二

三

金港堂書新式會所

太田南畝	依田百川	四三
圓山應舉	菊池純	四五
四條暁之戰	賴襄	四六
楠左衛門尉警塚碑	森田益	四九
芳野懷古	藤井啓	五〇
巨盃	依田百川	五〇
忘却先生傳	齋藤正謙	五三
山田長政傳	齋藤正謙	五四
新宿御苑畢覽記	三島毅	五七
目錄終		

漢文教科書卷之二

秋山四郎編

上杉景勝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號警溪陸前仙臺人明治十一年  
歿年七十八所著有近古史談孟子約解等

黃門中納言唐名  
軒侯幹切臥息也  
鹵郎古切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百官亦皆有鹵簿  
肅音宿肅肅敬也恭也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  
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尙臥幕中軒聲如雷  
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  
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  
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

胡孫猿也。

點頭猶叩頭。

莞胡官切。莞然同莞爾。小笑貌。

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魚賈八兵衛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號拙堂。伊勢津人。仕爲藩督學。慶應元年歿。年六十九。所著有海外異傳。拙堂文集等。

復古謂復古之王政。

後光明帝近代聖主也。慨然有復古之志。中道以痘瘡崩。朝議依例將火葬。有魚賈八兵衛者。常聽命於大官。出入宮門。聞之歎曰。火葬非聖人之道。大行天皇平生信聖而斥佛。今其送葬。豈尙可因循不改耶。

大官。大膳職唐名。

天子崩未奉諡號時之謂大行。天皇行而不復還之義。

吾雖一匹夫。苟目不瞑。必以死爭之。於是奔走於仙

仙洞。太上皇御所。

惘苦本切。志純一也。

洞及執政之門。號哭請從。大行天皇之志。朝廷感其誠惘。遂遵其請。持統以來千年之宿弊。至是始除。

抹香鯨

米國有捕鯨船。多年漁於我東北海。而其所捕獲多是號抹香者。占利頗鉅。案此鯨好游泳遠洋。少至近岸。其成群也。七八乃至二三十。或數百頭。其大者往往至十四五尋。每年秋末。群牝各將其兒而游。群中若有遇鈎擊者。則鯨群擁護。至其死。始離去云。抑捕鯨之利。綦洪。而邦人未深用意於此。若能講其方。精其術。則將來我邦之利。果何如乎。嗚乎。海國男兒。宜

唾手而起。莫使米人獨擅其技。爾於東海上已。

華聖頓謝過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號敬字。江戶人。初為幕府儒官。後任大學教授。為文學博士。明治二十四年歿。年六十。所著有敬字文。西洋品行論。西稗雜纂等。

亞力山大。在北米勿爾吉尼州。

華聖頓。少時將一營兵。次亞力山大。偶與沛業論事。不合。語犯之。沛怒。以杖擊華。倒地。營兵聞之。噪至。欲圖報復。華切請軍衆。息怒。回營。華以為曲在我。不可不謝。次日遣人言于沛曰。欲於酒舍相見。沛意是必要我與戰也。至則案上陳酒罇。不見兵器。華起座。從容言曰。人孰無過。能改之為貴。僕思昨日得罪。於足

石交。謂金石之交也。

褻私。列切與媒通。狎近也。雜他計切。讀如刺。

咄咄。驚怪聲。闔他。達切。宮中小門。膺。擊聲。

下。足下亦業已報我。若足下以既報者為足乎。則僕手在此。願握手復為朋友矣。沛遂輸心為石交。

宇都宮大和

大槻清崇

照公有。褻臣曰。宇都宮大和。後薙髮。號團伴。為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闔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膺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

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牧馬

露國有一大牧場。馬群遊處。中有駿逸超絕者。常統率群馬。其欲有行。則首領先進。群馬從之。如行軍者。若有失其伍。首領輒肩摩脚突。以警之。食時則駢頭就草。亦不紊其列。首領監督之。若遇虎狼來襲。則首領親率群馬當之。猶國人一心力禦外寇者。蓋場中隱然存一團結法。故為之首領者。職責甚重。大抵四五年去其職。而交替之際。頗奇。蓋欲代之者。進抗首領。以圖其能。若敗則悄然退。以埃駿逸出焉。場中有

規制如此。以故監場者。不過數人而足云。

本多重次

大槻清崇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為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為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與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是天野作左。在家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於火。阿仙不可瘠。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職主也。鑒鑒識也。與衆也。

碎蘇內切細破也。



荒木又右衛門

松島 坦

松島坦號北渚信濃人  
弘化元年歿年三十一

徑小路也

竄七亂切匿也  
逃也

慄力質切懼也

剌武粉切剌也  
剌到交謂齊生

荒木又右衛門幼時與同年友獵于鳥籠山山中日暮友曰來路遠不如取乎捷徑又右衛門曰有盜不可往友曰怯哉遂先行過巖上有壯夫眠其下鼻息如雷友曰是也竄伏而過渠必追矣示勇可也俱溺其面壯夫駭覺曰童子膽氣可愛護送數里其友行歌山姥謠發聲高朗既而戰慄不能揚壯夫笑曰此兒客氣耳顧又右衛門曰子沈勇也吾送至此有所試也壯夫後與由井正雪為剌頸交者柴田三郎兵

死剌頸無悔

衛也。

地球

地球，初始未有定說。姑據近時學說曰：距今幾億萬年，有一團瓦斯體，運行空間，遇冷氣，漸化為熔液體，又觸冷氣，其表面生薄膜，隨凝隨厚，遂化硬皮，名之為地殼。既而內部地熱亦漸減，地殼益加厚，於是地球縮小，面生皺襞，成凸凹狀，而蒸汽在空中者凝結為雨，墜於地殼上，此為河海湖沼之始也。河海湖沼既成，而水占地球四分之一，蕩搖摩擊，欲一掃地上，以坦平其面，加之內部火力發張噴出，為火山，於是

地殼變動遂成此高低曲直。平陂險夷之形。而水之觸激竟不已也。地殼上水陸占位。溫度調適。始生下等動植物。從此造造化化。千殊萬別。遂遍於地殼上。而為現今之狀態云。

森蘭丸

大槻清崇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覷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

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懇。不欺。賜以其刀。

瀧澤馬琴

菊池純

菊池純。號三溪。紀伊人。明治二十二年歿。年七十二。所著有國史略。三溪文鈔等。

瀧澤馬琴。名解字瑣吉。號曲亭。武州江戶人。喜稗史。野乘。名聲大彰。嘗屏居一室。潛思著述。意匠慘澹。沈吟久之。時正正午下。偶家人令下婢供茶。而馬琴一意攻苦。不知背後有人。獨語曰。今夜必縊下婢。掠奪其衣物。投屍于井中。以滅其跡。可謂妙計矣。因閣筆。

野乘民

刀姐

申了

微笑。婢側耳于戶外聞之。驚悸謂主翁欲殺我。及昏而遁逃。赤跣歸家。泣告其父兄曰。兒今日隔壁聞主翁獨語。命逼今夕。不速去。殆為所魚肉。父兄色然舍匿其家。託疾乞暇。馬琴恠之。研詰一再。初首其所自。馬琴抵掌喻之曰。嚮者予著稗史。命意沈吟。忽獲一奇趣。欣然不能自持。偶然上口。豈復有忤心邪。婢家父兄大笑。乃止矣。

地震

地震未審其原由。古昔傳說怪誕不經。固不足信。近來諸學士頗用力於此。今揭其要。凡分為三。一曰。火

山地震。二曰。陷落地震。三曰。斷層地震。火山地震者。方火山爆發。四隣傳響者是也。陷落地震者。地中有空隙。地層為陷落者是也。此二者震域止一方。其勢亦不劇。至於斷層地震。則其域極廣。蓋地殼漸皺縮。生斷層。錯雜易位。震動餘勢遠及四方。是所以震域極廣大也。

米田某

大槻清崇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為兩隊。使三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飭富板垣

牌步實切。俗呼盾為牌。竹牌即竹盾也。

噤巨禁切口閉也。

從容安也。

鳥獸生子曰乳。

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爲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乳雀

鹽谷世弘

鹽谷世弘。號宿陰。江戶人。仕爲幕府儒官。慶應三年。歿。年五十九。所著有籌海私議。昭代記等。

洋書

世子謂德川竹千代。三代將軍家光公是也。大將軍謂秀忠公也。原作大君。燕安也。燕室謂燕居之室。松平信綱。諱虎伯切。莊子云。動力甚微。諱然已解。夫人原皆作大妃。內奴答切。同納。孟子若己推而內之溝中。首有咎自陳也。胫從旁開也。餒子峻切。饑之餘也。

世子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大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也。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中庭。諒然有聲。大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詰之。對曰。臣觀雀兒。心欲之。竊來捕也。大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大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鍼其口。懸之柱曰。汝首實。卽許去。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大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之。私舐囊口。以餒啗之。復鍼口如初。日中大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大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此。

羽翼言如鳥之羽翼而輔佐之

後必羽翼吾兒

山行

一先生携冠童十餘輩山行時方晚秋紅葉爛然輝映山谷衆踞巖角賞咏久之先生朗吟曰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生徒多不能解先生詳細解說衆大悅遂共誦之日已晡一生欲下溪折紅枝以充歸貽先生止之曰勿如是秋色宜與衆同賞余常訓汝等以公德即期不爲此等事也汝等盍作一篇遊記以博雙親一粲既就歸途生徒私相謂曰從先生而遊頗苦

杜欒川

一序

拘束然其所得亦甚多既誦詩又知公德之可重

捕鯨說節錄

齋藤正謙

今茲天保辛卯夏初玉井生自南紀來盛談熊野捕鯨事曰鯨之來每在冬春間群漁豫具走舸以俟聞螺鳴輒發疾如電各載三人一人操櫓一人持鏢一人瞻旄旄長三丈漁長執之立高岡上麾之右衆舸從而右麾之左亦從而左進退分合惟旄是瞻往逆鯨於洋中鯨來若山嶽之移噴沫成雨不可嚮邇乃轉出於其背鼓譟怖之驅入灣內衆舸從之爭擲鏢攢於鯨背及鯨創重將斃募一壯夫入水刀屠其腹

鏢音漂銘也

旄莫袍切幢也

邇近也

攢簇聚也

邪許音邪虎。舉重勸力之歌也。

貫索而出。繫之以兩大船。邪許曳之。比至沙際。金鳴舸散。乃置酒饗衆。賞先登及入水者。各與十金。餘有差云。

鐮尼輒切鐮工。剃工也。

鐮工

依田百川

德國。獨逸也。鐮尼耕切。惡也。

依田百川。號學海。下總人。現住東京。所著有譚海談叢等。

德國都邑。一旅舍。有兵士投宿。狀貌猙惡。鬚髯若戟。問主人曰。有鐮工善剃者否。主人曰。有。乃延至。兵士曰。命汝剃。不得留鬚一根。賞以四片金。若微傷見血一點。吾刃加汝頭矣。因拔劍置床。橫臥榻上。曰。善爲之。鐮工大恐。託事走歸。命其副工代之。兵士言如初。

愕五各切。愕然驚貌。

副工又走歸。命童代之。兵士瞋目曰。豎子能記余言。莫汗余刃。童唯唯。執刀而進。始於上唇。終於上腮。用刀甚疾。鬚從刀而落。如風掃葉。頃刻而畢。兵士執鏡自照。撫頰摩頰。不見一小疵。乃償直如約。因問曰。好大膽豎子。不知吾劍之利乎。何以如此。童子笑曰。若致微傷。刀將貫公喉去矣。寧待其動手乎。兵士愕然久之。愛其膽氣。賞以一片金。

沈默會

在昔波斯國。有一學會。名曰沈默。蓋期應事接物。不多用言語也。其會員。以百名爲限。大儒是武。請爲會

崇鉏弓切充也  
謂相充實也

黽余救切如鼠  
赤黃而大食鼠  
者

員謝以員既滿一日是武親訪會長某對坐不語有  
間某崇水於玻璃盃置之机上是武便拾薔薇葉墜  
在座者泛之某笑而領之許為會員因出名簿使錄  
其姓名披而觀之數字橫記曰全員一百人是武俯  
思少時添於數字第三位左方以零符且書其下曰  
不以有無為損益某熟視嘆其語謙而才敏乃削零  
符移加之第一位右方亦書其下曰一人之智十倍  
百人

記鼪鼠

依田百川

鼠之最黠而可憎者莫如鼪鼠焉見其跳於庭追之

倏忽也

闕丑禁切出頭

貌

嘻許其切嘻嘻

自得貌

格格子也

闕胡貢分闕聲

疾走如飛鑽隙而入倏復闕其面嘻嘻叫如愚弄人  
然而吾門人藤井善衍所親觀則蓋有可異者矣初  
善衍過墨水堤下見農夫捕一鼪鼠請之歸置鐵籠  
中飼以食物欲其馴也鼠跳躍悲鳴如呼侶求救遽  
有鼪鼠群集不知從何來嗷嗷然繞籠囓格鐵網殆  
破乃大呼逐之闕然散復忽來哀號不止既而聚者  
數十頭前曳後擁移鐵籠至數十步外及以杖擊之  
然後纔去如是三晝夜矣善衍憐其微物有義氣為  
開籠放之群鼪相邀喜躍去此實係明治九年七月  
事百川曰急人之難救人之危以不顧生死雖賢者

擠子計切推也  
墜也排步皆切  
推也斥也

難焉。而此鼠則能之。不亦異乎。余見今之人。不特不  
救人之危難。而反擠之排之。陷於死地。以博其利者。  
往往是矣。使鼠有知乎。余將見闐然露其面。嘻嘻愚  
弄之也。

重盛諫父一

賴 襄

賴襄號山陽安藝人天保三年歿年五十三所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記等

此編者所繫下  
同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稱受後白河法皇密旨與院  
北面西光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  
等陰圖平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與其  
謀焉已而度衆寡不敵自告清盛清盛縛西光掠

治之得實遂捕成親等

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  
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  
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  
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  
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  
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  
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

新院崇德上皇  
也  
故院鳥羽法皇  
也  
官家猶漢稱縣  
官魏晉稱官也  
皆指天子不敢  
正言尊尊之意



叩與扣同幸也

哇開也

族滅。卽母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  
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烏羽宮  
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  
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  
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  
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  
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  
犯闕。則不宜被甲也。

重盛諫父二

賴 襄

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哇甲觀。謂

間近日也

覬覦。希望也

佛家以天地國  
王父母衆生爲  
四恩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艾盡也

霽雨止也。息怒  
曰霽。威義猶雨

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  
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  
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  
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  
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  
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  
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  
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  
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  
讒人旣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

止

較著明

下野守義朝

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喜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敕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

重盛諫父三

賴 襄

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

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願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劉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

漢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金澤堂書箱式會社

狃習也

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  
盛漣然曰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  
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  
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  
怨以恩使人慚愧

真田餘一

小川 弘

小川弘號心齋越後人明治三年歿年  
五十五所著有鎌倉史古歌韻解等

義實義忠父稱  
岡崎四郎  
大庭三郎景親  
侯野五郎景尙

義忠稱真田餘一驍勇善鬪石橋之役將軍問義實  
曰大庭侯野自領先鋒誰能當彼兄弟者義實薦義  
忠義忠受命而退知衆寡不敵欲與大庭兄弟搏死

豐三通稱家安  
實名

弱冠開年二十  
悍音早勇桀也  
性急也  
韁居良切馬練  
也

以摧敵鋒召僕豐三家安遺言託三兒家安不肯曰  
郎君弱冠能為佐公死臣年六十獨不能為郎君死  
乎遂從而進義忠喜騎悍馬有一馬名夕顏人無能  
騎義忠繫四韁御之於是家安以義忠新病起請以  
己馬代之義忠不聽曰壯士畜強馬為今日也進犯  
侯野景尙軍東西衝突敵莫不披靡追北遇岡部搏  
之副刀到其首鬪急不暇拭刀時日暮雨甚適馬逸  
不能止四韁皆斷遇景尙搏而伏之欲拔刀到之刀  
不脫室乃呼家安家安未屬而敵兵長尾為宗來夜  
黑不見咫尺義忠給曰居上者景尙也景尙曰非也

咫諸氏切八寸  
曰咫十寸曰尺

卷之二十一 十五 金澤堂書箱式會社

給徒亥切款也

景尙在下。爲宗不能辨。景尙曰。摸甲自識之。爲宗乃進摸其甲。義忠恐爲宗有識。揚足蹴之。因刀室衝景尙。不入。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年二十五。家安見義忠入敵中。不審其生死。衝陣索之。稻毛重成呼之曰。餘一旣死矣。卿欲爲誰戰。速去自全。我不卿逼也。家安曰。勇士臨陣。有進無退。如聞主死。卽去。何用臣屬。我主死。吾豈獨生。手斬八人死。

忠勇兵士

黃海之役。戰酣。敵彈貫我嚴島艦右舷。兵士九人立斃。一水兵某慮其破火藥庫。以身蔽之。受彈三十六。

身如蜂窠。又比叢艦。一兵將裝榴彈。忽被射。儼立不動。一卒來援。授所抱榴彈而絕。又松島艦之中破裂丸也。火忽發。將延燒及火藥庫。一兵自脫衣服。以塞火口。幸得防之。又有一人。身被十餘創。雙眼鼻口皆腫。見副長向山少佐。過呼曰。未至擊沈定遠乎。少佐曰。定遠殆壞。今將及鎮遠。其人微笑而瞑。定遠鎮遠者。所謂甲鐵製。而敵艦之壯大堅實者也。嗚呼。我兵士留心國家。比身鴻毛。其忠肝義膽。果何如哉。

本多氏絕命詞

大槻清崇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

中書謂中務

磨而蜀切。苗也。席也。此謂病席。

壑。呵各切。谷也。又海曰大壑。

奄衣檢切。忽也。遠也。

大槻清崇別號。寧靜閣。

黃童謂黃口童子。潘潛波切。鬢白也。謂白頭老人。

什是執切。篇什也。

藹于蓋切。樹繁茂貌。藹然。狀誠心之盛也。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潘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政就。蔣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怪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爲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邊盤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潘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宇治河先登一

賴 襄

義仲縱兵暴掠京師。後白河法皇患之。屢使使召賴朝。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終反。橘公友者。往告變。範賴義經于伊勢。遂赴鎌倉。賴朝見公友。知變。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

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

訣古穴切死別也。

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浮島原在駿河。

二良謂己與高綱。

闊苦括切。凡久不相見。曰。闊。久闊猶闊。晒笑也。

宇治河先登二

賴 襄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犬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為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

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宇治河先登

賴 襄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器厩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

撤音輟。除去也。

最為第一。

響五高切。歷呼。恢切。喧嘩也。

擗擊鼓也。

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登第一。景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

給款也。條土刀切。編絲繩也。超救宵切。超越出前也。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金津堂書新校式會前

卷之三十一

佐野在下野

嗚鳥故切歎傷也  
咽鳥結切聲塞也  
歎音虛  
希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號名夙顯。嘗招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警師為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可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

曉子業切目睫也

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降參

中學生徒。甲乙二人行。且語。又有一生。相前後而行。甲謂乙曰。汝以渠為何國人。乙曰。本邦人。豈待言。甲曰。否。是支那人也。何以知之。曰。頭髮數莖垂帽側。曰。不是頭髮。即觸蛛網耳。曰。空論無益。請就質之。但余言中。則汝宜下拜而謝。乃乍進曰。貴兄幸勿罪唐突。



敢問。兄與我同邦乎。將異邦人乎。一生微笑曰。弟是清國人。脫帽示之。乙一見搔頭曰。降參降參。下拜而謝。後數月。乙又與他生同行。再遇前日。一生輒語以當時事。同行生不信。乙曰。僕前日亦同足下所見。而及脫帽。則純乎辮髮矣。同行生猶不信。乙因進謝前日之事。且曰。今日同行生。又認貴兄為本邦人。甚哉兄之似我邦人也。一生笑曰。前日之僕。即清人。今日之僕。是日本人。脫帽。則頭髮僅五分。曰。自今幸賜懇交。蓋近日歸化也。乙又搔頭曰。復降參。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森田 益

森田益號節齋。大和五條人。明治元年歿。年五十八。所著有節齋遺稿。

肖似也。不肖言不似父子弟謙稱也。  
 文久癸亥八月。中山侍從與天誅黨舉兵于大和五條。首襲代官廳。殺代官鈴木源內。向高取城戰敗。退入十津川。

門人原田龜太郎被刑之後數十日。其父市十郎翁持遺像及獄中書來。曰。我兒亡矣。願先生因此書記此像。余展像觀之。容貌逼真。意氣可想。乃使翁讀其書。正席聽之。翁讀曰。二月某日。不肖子龜泣血頓首再拜。奉書大人膝下。去年八月。中山侍從之舉義兵於大和也。龜亦與焉。戰敗。龜等數十人就囚。繫京獄。被刑者數人。龜亦自分必死。夫人誰不蒙父母之恩。而如龜尤深。今未能報萬分之一。反遺父母憂。不孝之罪。其謂之何。翁至此飲泣不能讀。余亦泣已。而又

讀日。雖然龜之死。為義非徒死也。請恕其罪。弟妹友愛。代龜孝養是所。龜泣血頓首再拜。節齋子曰。大和之舉。余未知其合義與否。姑書之。為畫像記。以待天下後世定論焉。元治紀元甲子秋九月。

義仲戰死一

賴 襄

義仲聞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義經至宇治。擊破之。行親搏戰而退。

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興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

股栗。悞之甚也。木幡在山城。

此の義仲の死は、義經の死と異なり、義仲は、義經の死を、義仲の死と見做す。義仲の死は、義經の死と異なり、義仲は、義經の死を、義仲の死と見做す。

二世

藤原氏前關白基房女。

二士一為越後忠太能景一為津渡田三郎。

大膳大夫業忠。

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

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因敕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卻之。

義仲戰死二

賴 襄

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

巴。中原兼遠女。

攫巴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携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

淖泥也。

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箭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

阿閉掃部

大槻清崇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爲勳。閱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爲其子行授甲。

閱音伐。勳。閱。謂勳奮門閱。

驪卑遙切。同。鑣馬銜也。

輸贏音命盈。凡攻戰博塞。勝曰贏。負曰輸。

禮請掃部爲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授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獄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驪接之。則曰。朝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爲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

契苦結切。關苦括切。契關猶疏關也。好。宴好之賜也。

昂五岡切。舉也。

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關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弗蘭克林

米人弗蘭克林之偉業。天下夙所稱歎。而其成立實由於高僧命左亞誠教云。初弗年十八。意氣軒昂。嘗

訪命。命一見知其非常器。諄諄訓誨。而弗如不經意者。既而辭去。命送之。俱步廡下。將出門。頗低。命曰。頭昂頭昂。弗貪談不省。忽觸楣。前額隆然腫起。痛甚。命乃懇諭曰。不聽我言。今果何如。凡欲大有為者。必不可不先下於人。不能下於人者。是所謂匹夫之剛。何足尚。弗大有所感悟。發憤遂就大業。晚年每語人曰。余之有今日。命左亞恩師之賜也。

鴨越

小川 弘

先帝安徳天皇  
平宗盛奉先帝據福原。收山陽南海。兵十餘萬。威振京西。法皇詔二帥討之。範賴向生田。義經率萬騎取

海三義和書 卷之二 金澤堂書籍株式會社

路丹波向一谷刻期而別先期三日義經夙發兼行。比暮至三草山東聞平資盛兵七千騎陣山西也。議夜襲之。暗黑不能進。義經呼辨慶曰。舉汝大炬。辨慶曰。諾。疾馳火沿道民家。夜半至山西。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翌日。義經命土肥實平以七千騎赴一谷。自將鐵騎三千向鴨越。鴨越者城北間道也。中道日落。令辨慶索嚮導。得一健兒。長身高額。手弓矢。義經問名。齒對曰。年十七。未有名。所居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為冠之。命姓名鷲尾經春。給鎧仗。問路。經春曰。鴨越之險。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有四足。馬亦

類音權輔骨也

仗劍戟總名

四足。鹿之所踰。馬亦能踰。乃先衆馳之。至則天明。類視城中。實平既向一谷。攻其西門。範賴向生田。攻東門。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百仞。衆相目莫敢進。義經先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全。義經曰。可矣。調轡先下。三千騎風擁從之。直達城後。大呼而入。敵正防東西。城北恃險不設備。聞變駭擾。義經縱火乘之。實平範賴奪門而入。三面合擊。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敗兵爭攀舟。斷臂滿舟。義經收軍振旅。凱旋京師。

類方矩切低頭也

切音及八尺曰

擁群從也

本多三彌

大槻清崇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疏豪而率直。

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  
 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  
 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  
 辰刻公尙陣在桃配野三彌時爲監軍走來告曰敵  
 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  
 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  
 阪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  
 三彌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  
 今將軍淳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  
 狂矣太公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

太公謂前將軍  
 家康公

拗於交切辰也

若如是也

勝重薦子

青山延光

青山延光號佩菴常陸水戶人仕爲大學中博士明治  
 三年歿年六十四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野史纂略等

京師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周防守重宗爲所司  
 代初勝重以年老辭職將軍問曰孰代卿者勝重曰  
 群臣固不乏人何必問臣必欲使臣薦之臣子重宗  
 可也將軍乃以重宗補之重宗固辭將軍曰卿父薦  
 卿卿何得辭之重宗不奉命而退執政以重宗與安  
 藤直次善令直次諭之直次過重宗重宗曉其意然  
 直次竟不語及其事將還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  
 聞之乎直次曰吾固知子之不勝任也重宗曰君亦

法去劫切多畏也

刳屠也刳也

以爲不可乎。直次曰：子非無才，但失之怯。重宗驚問。直次曰：父薦之，君命之，奈何辭之？但速就職。萬一有過，刳腹以謝耳。子乃逡巡畏避，非怯而何？重宗然之，乃受命。

鐵門破壞

明治三十三年，各國聯合軍攻天津城也。我軍向南門。鐵扉石壘，中儲大石，重關固之。譙樓內外，守兵充牣。應機善拒。江口少佐爲前進隊指揮官，欲先探敵情，擢軍曹藤井房一命之。房一冒萬死，進伏城門下，偵其虛實，還報。於是衆議綿火藥破門扇。少尉井上

鐵

謙吉以工兵小隊長，中其選。少尉舉敢死兵數人，各執其役。而軍曹爲之先導。少尉躬携導電線，深夜乘闇，密近城門。會清人逃者，潛門側。一見驚走，敵知有人，叢銃下射。噎我一兵，絕電線。少尉所携也。少尉意事去矣。乍又謂：燐寸亦可充用。於是四人相目。四人者，井上少尉，今井軍曹，宮地一等卒，水越二等卒也。直進城門，裝置火藥。且綴導線兩端。燐寸點火，颺馳而還。轟然一發，百雷并震。巨石鐵板，壘粉朝天。我軍吶喊突入，勢如狂潮。敵狼狽走。各國軍亦從進，遂陷城。我軍揭日章旗於南門樓上，以表先登。時七月十



四日午前三時五十分也。

義經襲屋島

賴 襲

渡部在攝津

舳舟尾也。艦船頭也。

介甲也。

文治元年二月。義經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艦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艦。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衆曰。笑。景時。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

纜音濫維舟索也。

尼子浦勝浦。並在阿波。

瑟縮不伸也。

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蓋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千兵守勝

中山在阿波讚岐國境

內府宗盛

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子必途覩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為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

葦蕈在切地菌也。

葦而容切。葦茸。草亂生貌。

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

採葦記

土屋弘

土屋弘。號鳳洲。和泉岸和田人。現住東京。所著有晚晴樓文鈔。晚晴樓詩鈔等。

積雨始霽。爽氣可體。余便思採葦之遊。飄然出廓。數里入山。松林森鬱。翠色欲滴。而苔徑飽雨。時聞微香。余欣然以為松葦在近。偶有樵叟。手籃而來。亦採葦者。余先進。排蒙茸而行。左右注視。一步一顧。探索移時。未有一獲。脚疲意倦。就松下憩。少焉。叟緩步而至。

繭栗謂牛角始生如繭如栗

諷意蓋諷躁進徒為耳

草已盈籃有如張蓋者有如戴笠者有如繭栗者大小長短錯落參差香氣衝鼻余謂叟曰吾之初入山意謂若後于人恐不能獲故先叟而行心忙足躁終無所獲叟俯不答仰而大笑蓋有諷意記以存之丙戌十月

堀川夜襲

小川 弘

十月盜夜襲義經堀川之第盜者僧昌俊也初昌俊之入京師也義經士江田弘基見其從騎之多怪之走告義經義經命弘基召昌俊昌俊不來更遣辨慶昌俊乃至義經詰其所以不來見昌俊曰臣此行詣

元曆元年十月

齋戒也潔也洗心曰齋

二位謂源二位賴朝卿也位原作品下同

鐙初耕切玉聲也

七大寺今在齋不可以見大人義經曰汝詣寺何從騎之多也曰是備他盜賊耳義經笑曰否吾知之矣奉二位旨圖我耳吾今欲執汝顧汝吾兄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手書誓詞十紙還舍義經侍姬曰靜隙闕昌俊謂義經曰昌俊將去顧盼第中最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素易昌俊爛醉而寢其士皆歸休留直者僅七人靜意獨不安於昌俊使二童往伺之久之不還又使一婢婢趨還曰二童皆死于門門內人擐甲馬置鞍言未既第外大譟靜急搖義經不寤及取鐙振之鏘然鳴則義經蹶然以起叱令開門騎而

蝟音胃似鼠性  
獐鈍物少犯近  
則毛刺攢起如  
矢

誚責也

歐與殿通

出呼曰方今誰敢圖我者昌俊疑其有備不敢進與  
兒玉黨六十騎環而射之義經士卒歸休者聞變四  
至行家亦來救昌俊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奏曰臣  
之不傲有驚天聽然賊已走矣願勿煩聖慮乃還衆  
觀之矢集背如蝟而在箠者三箭而已皆莫不稱其  
勇昌俊北走匿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舊獲之僧正  
谷縛送於義經義經誚其背誓詞對曰誓者昌俊襲  
者二位義經怒歐其面昌俊曰我面即二位面義經  
壯其對意欲釋之昌俊請速死義經嗟賞之遂斬之  
大久保彥左衛門  
鹽谷世弘

睥匹計切睥研  
計切邪視也

諂丑炎切諂楊  
朱切佞言曰諂  
面從曰諛  
腆他典切多也

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躡執政之門松平信綱使監  
察秋山正重風之曰翁之蒙優遇天下所知誰責其  
禮法雖然執政者代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即所以  
敬上也翁雖老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  
上之道也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禮之常  
我往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為獻吾貧  
不能得貨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此必  
信綱使之於是苞蔓菁數十根一奴負而從之先踵  
信綱門呼曰大久保彥左為諂諛來家貧無以致奇  
珍不腆圃菜敢進左右以苞苴實諸階泥土狼藉謁

厚也  
謁者掌賓客告  
請之事者

者大駭以爲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今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皆大笑

正成守千窟

賴 襄

元弘二年八月

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貞藤將之而

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黃土兩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

葦爾小貌

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閉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葦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閱

唧筒俗曰龍吐水

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

三期

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

修學旅行

某月某日晴。予與同級生四十餘人。從諸先生。發覺。時午前六時。取道田間。行里餘。詣某神社。爲官幣大社。卽祀日本武尊者。先生顧生等。使說尊事歷。皆謹對之。已而沿海岸。行數里。一帶松林。翠色欲滴。憩一茶店。喫午餐。先生爲講潮汐進退之理。生等謹聽之。又上道。到某停車場。駕汽車。著某地。此地以古戰場。遺跡頗多。先生指山對水。詳說之。使生等得當時攻守之概要。遂投宿於某地旅舍。浴罷。手錄此日所

得。相與談笑數時。就寢。

翌日晴。六點鐘出旅舍。街屋盡處。斜入細徑。行二里餘。達某山麓。山拔海二千尺。不甚高。路險不易登。既至山頂。四望空闊。風景最佳。俯瞰昨來所經。歷歷可指點。踞石開所。携行厨。且談且喫。樂甚。相俱摸山川形勢。製一圖而去。遂出山背。有製紙場。入觀其製造法。場主詳解說。看畢。辭而出行。半里。復出海岸。日既下。春入停車場。遇汽車來。便駕而歸家。此行僅僅兩日。得吾師就現場懇懇指授。覺得益倍。平昔因記以備他日參考云。

富士山

石川 四

石川四號丈山參河人文武兼備大阪之役先登獲敵獨軍律退隱京師寬文十二年歿年九十

仙客來遊雲外巔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烟如柄白扇倒懸東海天

獅識奴

依田百川

圈其卷切養畜之閑也  
飼食也  
帖垂也

羅馬都會圈養猛獸者以千數而其最淨孿者爲獅有一鐵檻畜之吼聲一震百獸皆伏嘗有奴安都鹿格婁謀逃脫主怒投之檻中以飼獅觀者如堵忽見獅瞋目疾視張爪而進既屹立不動若有所思忽搖尾帖耳稍近奴四周顧之顧畢舌舐其手奴始面無

宵音香深遠貌  
蹶之石切足下也  
諱都計切審也  
餉式亮切饋也

人色及見獅無害意茫然熟視若遇舊識謝其錯記者又若曰不圖邂逅於此者於是觀者魂迷神駭若醉若痴不覺大呼羅馬主適過奇之召奴問其故奴對曰奴昔從主於亞弗利加不堪苦役逃入山中巖洞窅冥忽聞獅吼聲奴自分必死獅見奴至舉其蹠如示奴者奴諦視之則刺在焉蓋棘芒也乃爲拔去拭其血既而獅橫脚臥奴乃手撫摩之未久痛已獅色喜去啣一鹿脚餉奴奴生噉之得無死起臥洞中十餘日與獅別去入都邑爲主所縛在獄數歲及入檻見之則奴嘗爲拔刺者也不知彼何時見鎖在此



衆聞之。皆嘉其義。爭請宥奴罪。帝乃命其主放之。賜以獅。奴喜躍拜謝。牽獅去。馴伏如家狗。觀者以食飼之。或與以錢物。奴因以致富云。

狩虎記節錄

鹽谷世弘

征韓之役。豐公下命。薩侯曰。欲得虎肉。以資藥。須獵以貢之。書以文祿四年正月。至軍。時積雪滿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薩侯與世子乘船於唐嶋。至昌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荊棘。躡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山壑爲震。俄而雨降。烟霧濛密。有虎走出。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嶋津

獸同啖

啞齧也。嗥咆也。嶋虞俱切。山曲曰嶋。梓昨沒切。手持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見論語。詩鄭風。禮揚暴虎。檀同祖。檀揚

百中

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之。虎還顧迎。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世子恐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刃迎擊。虎蜚騰。啞之。牙投可五步。負嶋大嗥。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捽尾纏枝。極力逆曳。永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逃。六七亦病瘡死。於是薩侯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豐公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爲虎狩云。夫暴虎馮河。夫子以警子路。袒裼暴虎。詩人以危共叔。皆戒其誇力冒危也。若薩士奉君命。以狩與

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共叔鄭莊公弟共叔段也

島居彦右衛門

東照公原作烈祖

敵愾赴戰無以異焉其猛毅趨捷足立懦振怠者千古豈有倖于此者哉

鳥居元忠守伏見城

安積信

安積信號良齋岩代二本松人仕為幕府儒官萬延元年歿年七十一所著有名賢言行略良齋文略等

東照公征上杉氏使君與內藤家長松平家忠松平近政留守伏見曰東征之後大阪舉兵此城當其衝必當先攻之吾知汝等忠貞故留之善守勿怠咸對曰臣等當竭力拒戰繼之以死後大阪果舉兵毛利秀元遣使諭之開城君對曰寡君使予守此安得開城若欲得之宜攻而取焉乃嚴兵堅守令曰兵寡不

得相救當各守其所而死之若畏死者去之可也吾不敢怨衆踊躍從令前此宇治茶商上林竹庵來居君麾之使去竹庵曰小人久承德川公重恩且辱君知遇雖商賈不忍臨難而去願從君死君義而許之大會將士賞酒敘訣談笑如平時既而秀元諸將來攻凡九萬三千餘人城兵僅千八百餘皆分必死敵四面環攻蟻附而登城兵善拒死者山積乃列砲連發響如萬雷屋瓦皆震城兵不屈益竭力拒戰敵不能登是夕嶋津氏督精兵來攻銳甚城兵殆不能支君自譙樓觀之率兵突出擊卻之城中俄有叛者縱

邀于宵切求也  
抒除也

偃月刀、薙刀也

火敵見之爭登城遂陷家忠近政及臣僕皆死君帳  
下二百十餘兵亦死殘卒勸君自裁不然恐將死奴  
隸之手君曰我所以悉力拒敵者非求生邀名也第  
欲糜敵於此少抒關東之難則死奴隸之手何愧焉  
汝等亦皆鼓勇殺敵勿亟死乃率殘兵入萬衆中殺  
傷數十人敵兵披靡即收兵敵復競至君回戰擊破  
如是者數次從兵皆死存者三十餘無一不被重創  
敵爭進圍之君大怒奮擊潰圍入牙城則殘卒已殲  
因挾偃月刀踞石待敵雜賀孫市舞槍而進君呼曰  
我城將也孫市偃槍而跪曰我輩刺大將不恭宜自

盡君嘉其有禮脫甲割腹作十字呼曰劉孫市進賊  
之時年六十二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 弘

杳鳥皎切杳茫  
猶渺茫  
青衿見詩經謂  
少年書生  
汎瀾望洋譬于  
學無統紀  
教學言教人且  
自學

正木政將遊學東京余送之海濱指且告曰觀乎彼  
航海者雲濤杳茫不知其涯而竟得達岸者賴羅針  
一定不變其方嚮也余觀世之青衿遊學都下者往  
往始而治歐學不成也去治漢學又不成也去治雜  
技汎瀾望洋卒無一所獲猶行舟者不用羅針屢變  
方嚮而西漂東泊時有風波覆沒之禍尙何可望其  
達岸哉政也志大而才優性剛而行直教學有年等

的明也。  
一齊衆楚。見孟子。言一人不能勝衆人也。  
頌音鐘。稱頌成功。謂之頌。規均。窺切。以法正人曰規。

齊中未見其比。乃考之平生。推之他日。不致變其方嚮也的矣。然東京大都遊學之士。常萬數。則慮一齊不勝衆楚。而其或爲世波所漂盪也。政拜曰。後言頌也。非所敢當。前言規也。敢不早夜服膺。遂書以爲贈。

馬之演技

獨逸某市有觀技場。教馬演技。蓋有所暗令默使也。馬師呼曰。看客諸君。惠來辱顧。感甚感甚。已而揚鞭一揮。馬進來。師曰。我愛兒。今日貴賓滿場。汝其可不昂乎。馬師進請看客借貨幣。一客貸之。師曰。愛兒。今所借之幣幾何。馬舉足打地若干。其數同貨幣之數。

客一驚。師則喜其適中。獎揚一番。更問曰。今貨幣者公子乎。掉頭然則令娘乎。卽首肯曰。年齒何如。又舉足打地。其數十七。曰。余意亦然。既而師一拜。揚聲曰。此特不過報開場。自今當奏主技。供清覽。此兒善解人語。因欲試諳算。諸君幸親之。於是客交言其數。師顧曰。愛兒。示總計。舉足打地。如其數。喝采聲起。師曰。加減算。辨之固容易。請試乘法除法。又更試四則雜題。及分數比例。而馬一一舉足。示之答。亦復無少差誤。衆客感嘆無語。場一隅。豫置拳銃。以設機。師呼曰。兒也。今日所演。無一蹉跌。幸得看客諸公稱贊。臨終

發銃以祝皇帝。馬進近銃機。師高呼曰。露細亞皇帝萬歲。馬不動。又呼曰。奧地利皇帝萬歲。馬依然不動。更大呼曰。獨逸皇帝萬歲。馬便進。蹈機板。轟然一發。看客拍手絕叫嘆嗟。出場而去。

湊川之戰

賴 襄

賊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

鎮鎮守府也。

奏一作答。

前役謂往日自鎌倉西上之役。

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

苟使<sub>レ</sub>我<sub>レ</sub>之族隸<sub>レ</sub>而有一人存者。則率<sub>レ</sub>以守<sub>レ</sub>金剛山。舊址<sub>レ</sub>。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sub>レ</sub>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sub>レ</sub>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陳于湊川。以當<sub>レ</sub>之。義貞以三萬騎。陳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sub>レ</sub>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

一敵將藥師寺十郎次也。

耦刺二人相刺也。

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sub>レ</sub>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特筆姓名馨。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兒曹灑賊庭。

秩直一切祿廩也。

熊本廉士

依田百川

熊本細川侯臣某。職卑秩賤。而樸實好義。篤信佛。嘗役江戶邸。居官舍。見一商過門。擔上有木佛高尺許者。取而見之。製作奇古。大喜。購以錢二百。既而見手足虧損。黯黑如炭。把玩數四。誤墜地。壞其蓮座。忽有鏘然從底迸出者。檢之得黃金三十兩。驚甚。謂舊主不知而鬻於商。若不直反其主。或為商所鑿。乃日候於門。見商過。責問其所出。商驚謝。士曰。余將見其主而問之。商惶恐。導士至麻布。指一陋屋曰。是也。主人出面。衣服敝垢。而言語質直。乃告以故。反其金。主人

撼搖也。

嘆曰。某事西州某公。為人所讒間。失職來於此。所餘唯一女。某亦病。無所得食。衣服什器。典賣皆盡。獨有佛像。亦賣以代食。蓋神佛棄我矣。我失君得天也。天豈可違乎。請君取之。固辭不受。客強之不止。至變色爭辯。聲撼隣壁。坊長疑其相鬪。來見之。主客各告其故。議論復起。坊長曰。二公廉潔。人所不及。然遺金歸主。理當然。若以為嫌。贈他物。不亦善乎。二人即服。主人曰。百物一空。獨有一磁碗。極粗。係先祖遺愛。請贈之。客大喜曰。足矣。乃厚謝坊長去。主人因割數金。以報行商。而其所贈碗。古色可愛。士素無鑒識。唯以其

爲廉士物。常用以飲食。偶有精鑿古者。一見之。驚曰。是印度製也。聞之。細川侯。侯命獻之。償以百金。士曰。余不知其寶而受之。今賜此金。是彼福。非我福也。乃往付其金。主人不肯如故。議論復起。坊長曰。聞客有一子。主人亦一女。配爲夫婦。百金以爲嫁裝。豈不兩便耶。二人卽服。細川侯聞之曰。皆廉士也。遂賜二人以秩各五十石。

太田南畝

依田百川

太田覃。號南畝。幕府士人。好學。善文章。旁作遊戲國歌。滑稽詼諧。雖村老野嫗。莫不絕倒。世所謂蜀山先

折閱。謂損其所賣物價也。

生者也。家有老僕。曰逸助。質慤朴魯。南畝愛之。後授以本錢。營商自給。然逸助爲人迂鈍。動輒折閱。乃來乞哀。以爲常。一日復欲有所言。南畝笑曰。汝得非循例請資乎。逸助曰。非也。奴家壁剝落。欲請敗紙糊補之。南畝笑曰。甚易。手攬几上所在書幅付之。逸助拜謝而出。遇門人於途。門人見問之。逸助答曰。主人所賜敗紙耳。門人取視之。則文章詩歌奇思橫逸。皆平日所未見也。乃走告之。南畝曰。渠自有福。子等欲之。求於僕可也。門人爭就買之。後至者或并壁上故紙取去。逸助因獲十餘金。未幾資又盡。會孟蘭盆節。逸

孟蘭盆。七月十五日。具設百味。



百菓著盆中供佛也。事出孟蘭盆經。單都教切。罩紙燈。盆燈籠也。宿構。謂嘗具稿者。

助傾囊造罩紙燈。往賣於市。不售。抵南畝求買。南畝曰。他物尚可矣。若紙燈何所用。逸助跪乞不已。南畝曰。且取紙燈來。逸助盡致之。凡百餘。南畝命磨墨。揮腕疾書。每一燈題一詞。隨吐隨寫。如出宿構。頃刻而成。更作報單一通。文辭洒落。戲謔百出。命逸助致之。諸友副以紙燈。諸友傳觀。爭買之。尋常紙燈。直不過七八錢。以其出於南畝。昂五六十錢。遠近傳聞。至倍直購之。逸助亦獲利十餘金。時有善戲文字。一九者。號十返舍。素不識南畝。聞其為人。欲見之。抵其門。門者通謁。久而不出。一九罵曰。南畝不過一賤士。亦驕

亦驕人耶。言當時為幕士者。視平民甚賤。

人耶。不見而去。後遇之外。謂南畝曰。先生何為困我。答曰。吾子何為弄我。一九惟問其故。曰。某聞子名久矣。幸而見訪。欲一快飲。而適乏酒資。園有一桐材。鬻之。造屐匠得數百錢。反求子則無矣。豈非弄我乎。一九不能詰。

圓山應舉

菊池 純

應舉。初名仙嶺。後改應舉。字仲選。稱主水。丹波穴太人。早歲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友汀。嶄然見頭角。其畫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為粉本。別開生面。凡花卉鳥獸。皆寫其真。設色之精。意匠之妙。剴備周密。不遺餘

力遂爲一代宗工。名喧都鄙。蓋暗學西洋畫法。不作墨影。當時人皆爭倣之。平安畫格於是一變。嘗欲畫睡猪。未審其狀。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來者。因叩其狀。婆曰。不記也。他日有睡猪。應速報之。君宜來觀。居月餘。婆急來告曰。今日有野猪。睡臥竹中。仲選大喜。拉二三門人。往觀細描其狀。自以謂能寫其神。會有老農夫。自鞍馬來。乃出圖。眎之曰。尙有可議乎。否。農夫熟視久之曰。畫則佳矣。獨惜其未真耳。仲選詰之。農夫曰。此死猪耳。非生猪也。至若生猪。雖睡時。頸毛怒張。有可怖之狀。此圖雖佳。未見其能然。故曰。此

拉盧合切。邀人同行曰拉。

死猪耳。非生猪也。應舉感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以。眎農夫。農夫抵掌曰。是真睡猪也。後老婆來語曰。前日睡猪。閱一夜死。仲選曰。果然。因語以農夫言。又有乞鷹畫者。仲選檢模本。無當意者。遂詣大阪某侯邸。面見飼鷹。寫其真。予之。後有鷹師觀之曰。此畫饑鷹也。仲選將問其故。鷹師不告而去。乃遣人大阪。詳問前日鷹。則新獲而未與食者。其平生用意如此。所著有青山紅葉。後素餘言等。弟子長澤蘆雪。僧月仙等。最爲巨擘。

四條畷之戰一

賴 襄

謀者牒伺也謂  
詐爲敵國之人  
入其軍中伺候  
間隙以反報其  
主

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謀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爲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爲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

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

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

四條噉之戰二

賴 襄

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噉，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

八  
 分  
 年  
 後  
 何

隴驪畝也

上山六郎左衛門偽稱師直

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

嘉也。自斷袖裏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

晡音通申時也

駢駢首也

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楠左衛門尉警塚碑

森田 益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楠左衛門尉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拜訣。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各截髻題姓名於壁。然後進戰。不克皆死之。今茲乙丑之秋。益自備中歸鄉。將登談山。遂遊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左衛門尉警塚。來請文。益曰。余且遊二山。子姑待之。

蓋徐刃切進也。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慙杜對切惡也。書康詰元惡大慙謂大可惡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擊楚必無功註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

已而登談山。謁藤原大職冠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使人起敬。及登芳山。首問其所謂。瘞髻處。在蔓艸寒烟中。過者或不知其為遺跡。於是益低回不能去。潛然淚下。曰。左衛門尉與大職冠。皆王朝蓋臣也。而大職冠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臣。子孫蔓衍。廟食於百世。左衛門尉則討賊不克。以身殉難。南風不競。宗族殆盡。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呼。何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益拭淚以爲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夫大職冠回天之績偉矣。然比之左衛門尉父子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

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宵旰宵衣旰食也。言勞心於政務。忘寢與食。

常於無窮者。未知其孰愈。故曰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效力國家之秋也。事成則爲大職冠。廟食於百世。不成則爲左衛門尉。死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正臣躍然起曰。是可以表左衛門尉警塚矣。遂書以與之。正臣字仲相。稱監物。世仕紀藩。楠中將十八世之裔也。慶應紀元冬十月。大和森田益撰。

芳野懷古

藤井 啓

藤井啓號竹外高槻藩士善詩所著有竹外詩鈔等

古陵松柏吼天飈。山寺尋春春寂寥。眉雪老僧時輟帚。落花深處說南朝。

巨盃一

依田百川

井伊直孝爲德川氏勳臣。好飲。一斗不亂。諸將迎宴。必作巨觴進之。直孝大喜。內藤忠興請直孝其第。亦以一巨觴容一斗者進之。直孝喜曰。請主人先飲。直孝雖一百觴可也。忠興辭曰。某無涓滴之量。敢辭。直孝笑曰。主人不飲。請陪客代之。陪客不能。請僕從代之。忠興乃退。謀之。陪客陪客皆曰。一飲尙或可矣。若再之不能也。井伊公善飲。豈一再而止耶。無代飲者。

則初寺切。公羊傳。廁役。屬養。註。艾草爲防者曰。廁。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屬。炊烹者曰。養。

一大嚼。蓋謂一氣飲盡也。

乃謀之。臣僕無應命者。忠興不得已出謝。直孝曰。卽廁養卒亦可矣。忠興復退。問之老臣。急馳入。盡召郎中士議之。有一人曰。臣能飲之。老臣驚見其人。卽新任者。馬場三郎兵也。老臣喜問。果飲一斗否。曰。能。更飲二斗否。曰。能。四斗五斗何如。三郎起曰。臣能飲一石。不論斗升也。老臣告之。忠興入言之。直孝喜曰。速來。三郎進拜闕外。直孝呼曰。勿且見汝面。三郎曰。唯仰見直孝。直孝諦視之。面黑身長。寡髮多髯。額有三創。狀貌奇偉。乃使其先飲。三郎辭。直孝曰。勿多言。蓋一大嚼。三郎乃舉巨觴。一飲而盡。不餘涓滴。直孝稱。

快命左右再取酒來酌之。三郎又一飲而盡。如是者三。毫無醉容。直孝拍髀大呼曰。快男子。可與言也。乃取飲之。

巨盃二

依田百川

忠興命近臣進下物。直孝曰。三郎爲余說一快事。代下物。三郎謝曰。臣僻陋老卒。不知世事。焉敢言。直孝曰。贅言不欲聞矣。且言汝額上三創。三郎頓首固辭。直孝不肯。強之再三。乃曰。臣幼與他兒戲。誤倒地。觸石得之。言未畢。直孝奮然瞋目。按劍曰。妄矣。吾往來戎馬間久矣。打傷刀傷。一睹知之。苟欺我。且齒此劍。

舉坐盡驚。面無人色。三郎神色自若。良久徐曰。臣欲無言。言自辱。不言辱君。寧言之。臣本甲斐武田氏將馬場信房庶腹子也。父死長篠役。無幾武田氏亡。臣尙幼。與父客數人逃走。信濃年稍長。欲奮力戰陣。會大阪募士。首起應之。屬木村重成部下。元和乙卯五月七日。重成率兵決戰。麾衆曰。勝敗在此。一舉。臣乃揮槍而進。東軍萬餘人蜂擁至。擊破其前軍。旣而敵反戰。主客紛拏。飛塵掩天。臣見一將。被朱甲。著朱袍。騎赤馬。督戰者。謂是好敵手。拍馬舞槍。直刺其胸。甲堅不入。敵將右手執麾。左手執槍杆。引之。臣乃捨槍。



盜苦回切俗呼  
首鑑曰盜

相搏墜馬。敵躍騎臣背。虜臣盜。臣縮頸而俯。敵倒刀  
連斫者三。竝中臣額。殆死。我兵來救。敵將一手支之。  
臣得隙而逸。敵將大呼。孰能捕者。敵騎追至。臣奮力  
死戰。僅得免。今而思之。冷汗浹背矣。座客聞之。愕然  
無出聲者。直孝莞爾曰。快哉言也。有此好下物。安得  
不飲。因連引三觴。顧命其侍臣之。邸取一筐來。且曰。  
三郎。汝所著盜製何如。曰。十八條筋。頭形盜。係臣父  
遺物。直孝乃開筐。取一盃示之。三郎驚曰。是臣盃也。  
何爲在此。直孝大笑曰。汝識朱甲將乎。即吾也。因謂  
忠興曰。公得良臣矣。方三郎逸。予使五人追之。三郎

反擊斬三人。傷二人。勇不可當。公盃以三郎見與。給  
以三千石。忠興曰。僕薄祿乏士。幸得三郎。不忍舍也。  
直孝乃止。召三郎勞之曰。善事汝主。予好飲。未有若  
今日之快也。忠興遂祿以一千石。爲軍監。子孫世其  
職。

忘却先生傳

齋藤正謙

忘却先生者。吾津人也。性善忘。故人號曰忘却先生。  
先生曰。善哉名我也。因亦自稱焉。嘗赴一貴人齋。遺  
夾袋於坐。袋中有金。經數日。不往取。貴人遣其人還  
之。先生茫然不省。認以爲他人物。辭之再三。既悟乃

受嘗歲終自往乞假。道上觀嘉魚美酒。便揮擲所獲金以買之。垂橐而歸。催僕埃於門。持帖索償。先生大悔。予與先生善。予年未三十。先生已六十。忘年而交。先生爲人仁厚長者。家世士人。祿食本豐。惟以好客樂施之故。或至貧困。塵甑罄室。處之晏如。蓋忘其貧也。人有以窘乏自陳者。先生輒憫然。百方拮据以賑給之。未嘗付之忘却。此其天性也。四方之客來於吾津者。必主先生。先生樂然不之拒。因得以與海內名士交。交道日廣。而忘却之名日盛。大窪天民之來一見如舊。約觀月於某莊。及期忘之。莊主人爲陳酒肴。

拮据音結居口  
足爲事曰拮据

手氣少者

與天民埃。至半夜竟不至。天民乃賦忘却先生歌以贈先生。尾張秦滄浪亦與先生有舊。其來宿先生家。留連旬餘。贈答唱和多。以忘却入詩。於是四隣文雅士爭識先生。恐後先生工書。奇奇怪怪。如走蛇驚虺。方其落筆。心忘手。手忘管。妙在不用意。詩則瀟灑間雅。忘其巧與拙。如其爲人。先生姓小川氏。名經固。字子明。號天保。呈文刺謁之外。一以忘却先生行久之。人或忘其名字云。

山田長正傳一

齋藤正謙

暹羅國在南天竺。隋志稱爲赤土。暹與羅斛本爲二

經商蓋謂經營  
之商按後漢馮  
衍傳註經營往  
來之貌言商旅  
往來四方也

國當元之時合爲一周廻萬里物豐人繁號爲善國  
而我山田長正霸於此云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  
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  
礪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流落  
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  
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遊海外或可以展  
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  
航海回易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  
許長正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  
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

甲螺猶謂頭目  
我國謂頭目爲  
加志良音近甲  
螺故遂訛稱耳

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  
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覓喫飯處二人  
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  
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正通覽地  
方叢爾一島且已有主不可有爲也又附蠻舶西遊  
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強暹羅國主  
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  
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  
方略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爲  
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正糾

總計曰亡慮漢書注舉凡之辭言不待計慮而知其大凡也

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為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強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為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滙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伴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隣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及匹皮留之地號曰

火鎗謂銃也

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

山田長正傳二

齋藤正謙

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勸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數歲瀧太田復回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迺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更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

交椅蓋椅子可交叉者

寥廓大空也此謂致其身於天上。

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母所植故加恭敬後人因此稱故鄉曰桑梓。

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蒙。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寥廓之上也。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遊暹羅。長正皆善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鬥之狀。為扁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政退就封。先是國主之

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

新宿御苑畢島記

三島毅

三島毅。號中洲。備中中島人。現住東京。所著有中洲文集等。

毅頃為皇太子殿下講通鑑戰國紀。會安息日。有畢

鳧之遊。殿下命毅扈從曰。汝老羸。恐不能捕獲。傍觀亦可。丙申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味爽。至新宿御苑。有一池闊數町。中有小洲。周圍鑿十六溝。引水。各十數間。形如菊花。竹樹環植。咫尺不見人。群鳧或睡洲。或游池。不知幾千百。獵手先放家鷺。播稗子於溝中。鷺馴人。啄稗而進。如為先導者。群鳧成隊隨之。先是殿下及扈從諸臣。三五成耦。潛伏溝兩側。手舉柄而待焉。鳧既入溝。獵手自雜草中引網。橫斷溝口。群鳧驚走。失迷路。向天而飛。衆舉爭覆之。無逸一羽。一溝已畢。又及一溝。如此數回。捕獲數百羽。毅亦幸得一羽。

史記本傳廉頗者趙之良將也。年老善戰。一飯斗。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有可用云云。

遊既終。命厨吏割所獲鳧。以賜酒。殿下醉餘戲毅曰。汝今日矍鑠。出望外。殆有趙將廉頗之勇。毅泣謝曰。殿下雖遊嬉間。不忘平生講讀中之事。臣喜勝於獲數百羽之鳧矣。既歸則昏暮。燈下謹記之。

漢文教科書 卷之二

*quite*

漢文教科書卷之二終

同	同	同	明
三	三	三	治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四	十
年	年	年	年
三	三	十	十
月	月	一	一
五	二	月	月
日	日	十	十
發	訂	八	四
	正	日	日
	再	發	日
	版		印
	印		
	行		

著者 秋山四郎  
 東京市麴町區永田町二丁目廿八番地

發行者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代表者 原亮一郎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四番地

賣捌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漢文教科用書

著作權所有

漢文教科書  
 定價金參拾錢



What is book name.  
It is Kaminun.

This Book Belong  
To  
Mr. Ragamuz

廣川 丞之